

談楊國忠與天寶戰爭

葉珠紅

一、前言

安史之亂，是唐朝開國以來，第一樁危及社稷存亡的大禍，論者多以唐明皇晚年因寵愛楊貴妃，導致朝綱廢弛，使得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趁機坐大；不識字且體重高達三百斤的安祿山敢放膽造反，李白、杜甫於詩中不敢明說，由楊國忠隻手遮天發動的天寶戰爭，卻鮮少有人論及。本文首論楊國忠「取樂於富貴」與濫權誤國的作為；繼論安史亂前，斷送近二十萬唐軍的天寶戰爭，使得唐朝廷在亂發之際，缺乏兵源平亂，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是安史之亂，由楊國忠主導的天寶戰爭實為兆端。

二、楊國忠之富貴驕人與讒言濫權

《楊太真外傳》（太真為楊玉環的號）記楊國忠的出身，言武則天對於男寵張易之，「專寵」的做法是：「每歸私第，詔令居樓，仍去其梯。」張易之的母親怕張家因武則天而絕後，將女奴嬪珠預先藏於複壁中，因而有孕，嬪珠「後嫁於楊氏」，所生之子即楊國忠。¹《明皇雜錄》記楊國忠曾在家宅宴客，公開對客人坦白自己出身「細微」，一輩子不可能有好名聲，因此，「要當取樂於富貴耳。」²不論楊國忠是否真為張易之的兒子，其因出身不良而努力追求富貴的心態，在楊貴妃專寵於唐玄宗之後，得到了大力的催發，楊國忠以富貴驕人之舉，甚至到達意侔內府的地步。權勢與財富，對楊國忠而言，

¹引自元·陶宗儀，《說郛》卷 111（下）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雜家類，雜纂之屬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引自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236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年），頁 1819。下引版本同。

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從《楊太真外傳》記唐玄宗賜楊家人「燕樂」的排場³，隱然已現亡國之君的作為，玄宗聽信楊國忠的讒言，坐視楊國忠的濫權，在在證明楊國忠是天寶末年，呼風喚雨第一人。

（一）楊國忠之「取樂於富貴」

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，記楊國忠「樓車載樂」，以富貴驕人的作為：

楊國忠子弟恃后族之貴，極於奢侈，每遊春之際，以大車結綵帛為樓，載女樂數十人，自私第聲樂前引，出遊園苑中，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。

4

楊家人遊春逛大街的做法，能使得長安富豪之家競相仿效，數十位女樂的排場是目光的焦點；楊國忠春遊奏樂眩人耳目，不算是標新立異的豪舉，王仁裕另記楊國忠的「移春檻」：

楊國忠子弟，每春至之時，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，以板為底，以木為輪，使人牽之自轉。所至之處，檻在目前，而便即嘆賞，目之為移春檻。⁵

從唐高宗開始，每到暮春三月的牡丹花季，賞牡丹對於首都長安的百姓，可說是全民運動（詳見後）；楊國忠專植名花異木的「移春檻」，繞來轉去，非獨自娛，還兼有娛人的效果，雖是自娛娛人，骨子裡透露出的小家暴發心態，在面對最熱的三伏天時，更加表露無遺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記其「冰山避暑」：

³引自元·陶宗儀，《說郛》卷 111：「天子幸其第，必過五家，賞賜燕樂扈從之時，每家為一隊，隊著一色衣，五家合隊相映，如百花之煥發，遺鈿、墜鳥、琴瑟、珠翠燦於路岐可掬，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，香氣數日不絕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雜家類，雜纂之屬。

⁴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⁵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二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楊氏子弟每至伏中，取大冰使匠琢為山，周圍於宴席間。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，亦有挾纈者。其驕貴如此也。⁶

三伏大熱天，把大冰塊從地窖取出來，要在未溶化前雕刻成山的形狀，讓賓客冷到不行，需要多少的人力與冰塊，難以想像；楊國忠還命令匠人把冰塊雕鏤成鳳的形狀，披上金環、綵帶，放在雕盤中送給王公大臣，滿朝文武百官當中，只有張九齡不接受賄賂⁷；到了冬天，楊國忠還自創「肉陣」：「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，行列於前，令遮風，蓋藉人之氣相暖，故謂之『肉陣』。」除了以胖婦人圍成人牆禦寒，楊國忠還發明「鳳炭」：「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，至冬月，則燃於爐中。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，餘灰不可參雜也。」⁸蜂蜜不再是養生美味的入口食物，而是被做成炭灰的一部份；楊國忠「肉陣」、「鳳炭」與上元之夜的「千炬燭圍」⁹，皆因出身不良的自卑感作祟，背後仗恃的，是楊貴妃的備受專寵。

楊國忠仗恃楊玉環得寵於玄宗，最明顯的作為是家中意侔內府的牡丹花，不輸給宮內；唐人賞牡丹，在中唐達到最高潮，中唐詩人徐凝給白居易的詩說道：「三條九陌花時節，萬戶千車看牡丹。」¹⁰劉禹錫亦言：「唯有牡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京城。」¹¹令長安百姓為之瘋狂的牡丹花，一名木芍藥，在盛唐時尚未普遍栽植，「時楊國忠因貴妃專寵，上賜以木芍藥數本，植於家。國忠以百寶粧飾欄楯，雖帝宮之美，不可及也。」¹²楊國忠把玄宗賞給他的

⁶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二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⁷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⁸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⁹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：「楊國忠子弟，每至上元夜，各有千炬紅燭，圍於左右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¹⁰唐·徐凝，〈寄白司馬〉，《全唐詩》卷474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頁5378。下引版本同。

¹¹唐·劉禹錫，〈賞牡丹〉，《全唐詩》卷365，頁4119。

¹²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牡丹花，用各種寶石裝飾在欄杆上圍起來，爲了將被「百寶欄」圍起來的牡丹花誇示於人，楊國忠另外還造了「四香閣」：

國忠又用沈香為閣，檀香為欄，以麝香、乳香篩土和為泥飾壁，每於春時，木芍藥盛開之際，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。禁中沈香之亭，遠不侔此壯麗也。¹³

沈香亭是唐明皇「賞名花，對妃子。」與楊貴妃談情說愛的地方，唐人小說對李白膾炙人口的〈清平樂詞〉（〈清平調〉）三首¹⁴，說是李白醉中在沈香亭裡受命寫成的，小說家對沈香亭的牡丹花事，另有「貴妃捧硯」、「力士脫靴」之踵事增華；楊國忠家的牡丹不輸給宮內的牡丹，宮中的沈香亭，自是遠遠比不上用高級木材與香料當作建築材料蓋成的「四香閣」。

（二）楊國忠之讒言濫權

楊國忠之權傾朝野，由讒言嫉才最能看出；駙馬張垪，任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，「贊相禮儀，雍容有度。」深得玄宗賞識，有一天，玄宗告訴張垪，希望他代左相陳希烈爲相，張垪對玄宗說：「謝不敢當。」楊貴妃知道後告訴楊國忠，正好碰到安祿山入朝，玄宗對於楊貴妃的「義子」安祿山，是愛屋及烏，準備加宰相於祿山，命張垪草詔，楊國忠一旁諫曰：「祿山不識文字，命之爲相，恐四夷輕侮於唐。」一番話說得玄宗馬上打消念頭，安祿山歸范陽時，玄宗命高力士於長樂陂送行，高力士回宮後，玄宗問：「祿山喜乎？」高力士回答：「祿山恨不得宰相，頗快快有言。」楊國忠馬上接話：「此張垪

¹³唐·王仁裕，《開元天寶遺事》卷四。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¹⁴唐·李白，〈清平調〉：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妝。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沈香亭北倚闌干。」《全唐詩》卷 890，頁 10051。

告之也。」玄宗一怒將張垪與其兄弟貶爲司馬¹⁵，此事透露出玄宗對於楊國忠，是全然的信任。

天寶十載十一月，楊國忠任右相兼吏部尚書，奏請於自宅將兩京選人當日銓定留放，注官時，讓楊貴妃的姊妹虢國夫人等，「垂簾觀之，或有老病醜陋者，皆指名以笑。」¹⁶唐代任命官員是以「身、言、書、判」爲標準，楊國忠卻將選人的外貌拿來讓婦人嘲弄戲耍；把張垪跟安祿山一併解決，楊國忠一石二鳥，是另類「清君側」做法，身任右相的楊國忠，不使人才出頭是爲保權位，圖的自然是一己之私；安史亂起，玄宗逃往西蜀，在馬嵬兵變時，禁軍頭子陳玄禮將禁軍無糧引發的飢餓怒火，順利燒向楊國忠，與楊國忠之羞辱士大夫，不無關聯。

楊國忠除了羞辱選人，故意讓「斯文」掃地，其干涉科舉，更是讓朝野譁然，《明皇雜錄》記楊國忠之子楊暄欲取明經進士，禮部侍郎達奚珣爲主考官，定楊暄不及格，將黜落，因懼國忠而未敢定：

珣遽召使以書報撫（珣之子），令候國忠具言其狀。撫既至國忠私第，五鼓初起，列火滿門，將欲趨朝，軒蓋如市。……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，……撫乃白曰：「奉大人命，相君之子試不中，然不敢黜退。」國忠却立大呼曰：「我兒何慮不富貴，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？」不顧乘馬而去，撫惶駭遽奔告於珣，……因致暄於上第。¹⁷

楊國忠用「鼠輩」形容主試者，用權勢讓兒子舉明經進士，是仗恃族妹楊玉環被「三千寵愛在一身」；楊國忠的濫權，泰半來自玄宗的「默許」以及「鼓

¹⁵唐·劉肅，《大唐新語》卷九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¹⁶引自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186〈楊國忠〉，頁1393。

¹⁷引自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179〈楊暄〉，頁1333。

勵」，選人鄭某與其他二十多名選人，為拍楊國忠馬屁，集資在勤政樓前設齋，同時替楊國忠在尚書省門立碑¹⁸；按理說，有大功勳者才有資格被立碑，且為皇帝主動出面表揚，晚唐的封演記楊國忠立碑之事：

選人等求媚於時，請立碑於尚書省門，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。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，玄宗親改定數字，鐫畢以金填改字處，識者竊非之，曰：「天子有善，宰相能事，青史自當書之。古來豈有人君、人臣自立碑之禮，亂將作矣。」未數年，果有馬嵬之難，肅宗登極，始除去其碑。¹⁹

鄭某立碑之舉，顯然來自楊國忠的暗示；鮮于仲通撰文稱讚楊國忠，更是得自楊國忠的授意（詳見後），富貴過人的楊國忠，以權勢驕人之後，要的是千古留名，名傳千古最快的方式是靠戰功，楊國忠深諳此理，不惜對遠處西南邊陲的南詔發動戰爭。

三、楊國忠與天寶戰爭

雲南，宋代稱「大理」，唐時名「南詔」，為瘴癘之地，唐兵往往水土不服，未開戰前就已「十人九人死」，歷任的南詔國王，延長國祚的方法，就是努力在吐蕃（今之西藏）與唐朝的夾縫間求生存；楊國忠兼領益部，除了轄下有號稱天府之國的西蜀，為唐朝廷的大糧倉，有大利可圖之外，對鄰近西蜀的南詔用兵，是其建功立名的首選。盛唐時代的李白、杜甫，對天寶戰爭諱莫如深，不敢明指元兇，中唐白居易〈蠻子朝〉，已公然說道該詩之作是「刺將驕而相備位也。」〈新豐折臂翁〉記新豐青年，於二十四歲自行斷臂，就為了避免被徵召去打「十人九人死」的南詔，楊國忠兩次對南詔用兵的歷史見

¹⁸引自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186〈楊國忠〉，頁 1393。

¹⁹唐·封演，《封氏聞見記》卷五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，子部，雜家類，雜說之屬。

證，就是雲南至今仍存的「萬人塚」。

（一）南詔叛唐

開元二十六年（738），唐玄宗冊封蒙舍詔主皮邏閣爲雲南王，賜皮邏閣名「歸義」²⁰，爲兩國的友好關係奠定基礎。²¹夷語稱「王」爲「詔」²²，蒙舍詔主皮邏閣，先是賄賂劍南節度使王昱²³，希望唐朝出兵助其統一六詔，經過數十年的征戰，皮邏閣統一了分佈於洱海地區的六詔。²⁴由唐朝助皮邏閣統一六詔，可見南詔在立國初期，沒有叛唐的理由；南詔之所以與唐交惡，轉與宿敵吐蕃結盟，原因有二：1.天寶年間，唐朝對南詔的兩次大規模進兵；2.吐蕃對南詔的威脅。吐蕃寇蜀，須假道南詔，因此，與南詔聯手犯唐，是吐蕃最常採取的策略，如何在唐朝與吐蕃之間保住國脈，成了歷任南詔國王最大的課題；楊國忠以南詔臣蕃爲由，於天寶年間接連對南詔發動兩次戰爭，史稱「天寶戰爭」。

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、《冊府元龜》，載唐朝之所以對南詔用兵，是因皮邏閣之子閣羅鳳，於天寶九載（750），殺了雲南太守張虔陀所導

²⁰張九齡，〈敕劍南節度王昱書〉：「近得卿表，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，自討西蠻，……諸部所請朝貢，及蒙歸義等立功，並委卿料。」轉引自：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卷286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2901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¹早在開元二年（714），南詔國王「遣其相張建成入朝，玄宗厚禮之，賜浮屠像，雲南始有佛書。」轉引自：元·陶宗儀，《說郛》卷62（上），《四庫全書》文淵閣本。子部，雜家類，雜纂之屬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²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222〈南蠻〉（上）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點校本），頁6267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³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197〈南蠻〉：「先是，劍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（皮邏閣）賂，奏六詔合唯一詔。」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點校本），頁5280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⁴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222〈南蠻〉（上）：「南詔，或曰鶴拓，曰龍尾，曰苴咩，曰陽劍。本哀牢夷後，烏蠻別種也。夷語王爲詔。其先渠帥有六，自號六詔，曰蒙巒詔、越析詔、浪穹詔、邈睺詔、施浪詔、蒙舍詔。……蒙舍詔在諸部南，故稱南詔。」頁6267。

致²⁵；然而，記南詔事蹟最具權威的樊綽《蠻書》²⁶，與鄭回〈南詔德化碑〉，均未記載張虔陀的惡行，〈南詔德化碑〉甚至言閣羅鳳因為張虔陀是「舊識風宜，表奏請為都督。」²⁷可知張虔陀與閣羅鳳交情不錯，閣羅鳳才會上表玄宗，舉張虔陀為都督；上舉四本史書言張虔陀私閣羅鳳妻子，以及對閣羅鳳需索無度的說法，有待進一步求證；此外，就〈南詔德化碑〉中，閣羅鳳所列張虔陀的六大罪狀²⁸，從內容來看，多是張虔陀以封疆大吏的身份，限制或警告南詔勿再擴張勢力的作法，並無任何一項如史書所言，與張虔陀私德不良有關；特別是六大罪狀的後兩項，閣羅鳳言張虔陀「繕甲練兵」與「倍稅軍糧」，可知張虔陀對南詔採取強硬的警告態度，背後應是得到唐朝廷的支持。總而言之，南詔之所以叛唐，是因為張虔陀察覺南詔勢利日漸壯大，而有所準備，再加上南詔向唐朝申訴無門²⁹，南詔為保自身利益，因此殺了張虔陀，叛唐而反。

（二）楊國忠主導的天寶戰爭

天寶九載（750），閣羅鳳「攻陷雲南，殺虔陀，取夷州三十二。」³⁰天寶

²⁵見《舊唐書》卷 197、《新唐書》卷 222〈南蠻〉（上）、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〈唐紀〉32、《冊府元龜》卷 698，均記閣羅鳳與其妻子謁見都督，過雲南，雲南太守張虔陀私閣羅鳳妻，還對閣羅鳳另有他求，閣羅鳳不應；張虔陀遣人罵辱閣羅鳳，還對朝廷密奏其罪，閣羅鳳因而忿怒，於是發兵，殺了張虔陀。

²⁶唐·樊綽撰、向達校注、楊家駱主編，《蠻書校注》〈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第十〉，未載張虔陀私閣羅鳳妻子等惡行，僅記載「閣羅鳳被邊將張虔陀讒構，部落驚懼，遂違聖化，北向歸投吐蕃贊普。」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72 年），頁 266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⁷唐·鄭回，〈南詔德化碑〉，《雲南通志》卷 29 之 9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史部，地理類，都會郡縣之屬。

²⁸唐·鄭回，〈南詔德化碑〉：「吐蕃是漢積讐，遂與陰謀，擬共滅我，一也；誠節王之庶弟，以其不忠不孝，貶在長沙，而彼奏歸，擬令問我，二也；崇道蔑盟構逆，罪合誅夷，而卻收錄與宿，欲令讐我，三也；應與我惡者，並授官榮；與我好者，咸遭抑屈，務在下我，四也；築城收質，繕甲練兵，密欲襲我，五也；重科白直，倍稅軍糧，徵求無度，務欲敝我，六也。」《雲南通志》卷 29 之 9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²⁹〈南詔德化碑〉載玄宗派中使賈奇俊前來調解，賈奇俊：「一信虔陀，共掩天聽，惡奏我將叛。」

³⁰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〈唐紀〉32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 年），頁 6902。下引版本同。

十載（751），楊國忠推薦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，「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，與羅鳳戰于瀘南，全軍陷沒，國忠掩其敗狀，仍叙其戰功。」³¹楊國忠「掩其敗狀」、「叙其戰功」，可由以下兩點得證：1、天寶十載（751），鮮于仲通攻雲南兵敗之後，楊國忠要鮮于仲通「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，……仍薦仲通代己為京兆尹。」³²楊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，充劍南節度副大使，「兼領益部」的真正目的，是為了不讓天寶十載攻南詔戰敗的事實被拆穿，再度對南詔大舉進兵，就成了圓謊的首要之舉；2、楊國忠作於天寶十一載（752）的〈破吐蕃獻俘表〉：

頃以南蠻閣羅鳳敢背皇恩，吐蕃與其潛謀，……臣當戎行，祇奉睿略，
破吐蕃雲南救兵六十餘萬，屠拔隰州等三所大城，擒俘虜六千三百，
臣以劔山迢遞，不可盡來。……。³³

雲南是瘴癘之地，唐朝士卒未戰先死者十有八九，此多見於唐人詩中（詳見後），〈破吐蕃獻俘表〉所稱的，破吐蕃加南詔兵共六十餘萬，是天大的謊言；楊國忠為了再度徵兵伐南詔，不顧唐朝對有功勲者，其子弟免征役的規定，奏請「先取高勲」，並命令「御史分道捕人，連枷送詣軍所。」³⁴士無鬥志是

³¹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 106〈楊國忠〉，頁 3243。《通鑑考異》：「〈楊國忠傳〉：『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不獲，帝怒，欲討之。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為益州長史，令帥精兵八萬討南蠻。』按：〈南詔傳〉：『七年，蒙歸義死，詔閣羅鳳襲雲南王』，不云嘗為質子亡歸也。九年，姚州自以張虔陀侵之故反，時鮮于仲通已為益州長史。〈國忠傳〉與〈南詔傳〉相違，《新》、《舊書》皆如此，恐誤。」轉引自：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，頁 6906。按：《舊唐書》卷 106〈楊國忠〉，與《新唐書》卷 206〈外戚〉，均記閣羅鳳為「質子」亡去，玄宗因而討南詔，然《新唐書》卷 222〈南蠻〉（上），並未記閣羅鳳曾為唐朝「質子」；此外，唐軍伐南詔的人數，《舊唐書》的說法亦與他書不同；《舊唐書·楊國忠》言鮮于仲通「帥精兵八萬討南蠻」，頁 3243。《新唐書·外戚》：「率兵六萬討之」，頁 5847。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〈唐紀〉32：「（唐）軍大敗，士卒死者六萬人，仲通僅以身免。」頁 6907。由白居易刺「將驕而相備位」的新樂府〈蠻子朝〉：「鮮于仲通六萬卒，征蠻一陣全軍沒。至今西洱河岸邊，箭孔刀痕滿枯骨。」清·季振宜等編，《全唐詩》卷 426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 年），頁 4697。下引版本同。可知鮮于仲通是率兵六萬伐南詔，《舊唐書》卷 106〈楊國忠〉記率兵八萬伐南詔，有誤。

³²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 106〈楊國忠〉，頁 3243。

³³清·董誥等編，《全唐文》卷 346，頁 3509。

³⁴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〈唐紀〉32：「制大募兩京及河南、北兵以擊南詔；人聞

必然的結果，天寶十三載（754）：

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。宓渡瀘水，為蠻所誘，至和城，不戰而敗，李宓死於陣。國忠又隱其敗，以捷書上聞。自仲通、李宓再舉討蠻之軍，其徵發皆中國利兵，然於土風不便，……物故者十八九。凡舉二十萬眾，棄之死地，隻輪不還，人銜冤毒，無敢言者。³⁵

《舊唐書·楊國忠傳》載李宓率兵七萬伐南蠻，《新唐書·南蠻》言發兵十萬³⁶；兩唐書對於鮮于仲通與李宓攻南詔的士卒數目，雖然說法全都不一，「凡舉二十萬眾，棄之死地。」的說法也稍嫌誇大，然而，楊國忠的擅權誤國則是不用懷疑。³⁷

（三）唐代詩人記天寶戰爭

天寶年間，唐朝大軍兩度伐南詔，反應在文學作品上，可說是朝士難耐，民怨沸騰；李白〈書懷贈南陵常贊府〉：「雲南五月中，頻喪渡瀘師。毒草殺漢馬，張兵奪雲（一作秦）旗。至今西二河，流血擁僵屍。」³⁸〈古風三十四〉：

雲南多瘴癘，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應募。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連枷送詣軍所。舊制，百姓有勲者免征役，時調兵既多，國忠奏先取高勲。於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聲振野。」頁 6907。

³⁵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 106〈楊國忠〉，頁 3243。

³⁶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 222〈南蠻〉（上）：「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，乃調天下兵凡十萬，使侍御史李宓討之，輦餉者尚不在。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，宓敗于大和城，死者十八。」頁 6271。按：《資治通鑑》卷 217〈唐紀〉33：「劍南留後李宓，將兵七萬擊南詔。閣羅鳳誘之深入，至大和城，閉壁不戰。宓糧盡，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，乃引還，蠻追擊之，宓被擒，全軍皆沒。楊國忠隱其敗，更以捷聞，益發中國兵討之，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，無敢言者。」「二十萬人」下胡注云：「并鮮于仲通之敗，死者有此數。」6926~6927。

³⁷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 216，載鮮于仲通在兵敗後，於天寶十二載（753）：「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，立於省門，制仲通撰其辭；上為改定數字。」頁 6917。

³⁸唐·李白，〈書懷贈南陵常贊府〉，《全唐詩》卷 171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8 年）頁 1765。下引版本同。

「渡瀘及五月，將赴雲南征（一作行）。……千去不一回，投軀豈全生。」³⁹
高適〈李雲南征蠻詩〉為李宓所作⁴⁰，高適與儲光羲同為李宓舊識，高適若料得到李白筆下「流血擁僵屍」的場面，想也不會寫出：「歸來長安道，召見甘泉宮。廉蘭若未死，孫吳知暗同。」⁴¹儲光羲〈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〉，也不會有「君子惡薄險，王師恥重傷。」⁴²的揣測！天寶進士，西蜀人劉灣，所作〈雲南曲〉：「去者無全生，十人九人死。……妻行求死夫，父行求死子。」⁴³杜甫〈兵車行〉：

……。信知生男惡，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猶是（一作得）嫁比鄰，生男（一作兒）埋沒隨百草。君不見青海頭，古來白骨無人收。新鬼煩冤舊鬼哭，天陰雨溼聲（一作悲）啾啾。⁴⁴

錢謙益認為杜甫〈兵車行〉一詩，描述的是鮮于仲通討南詔兵敗後，「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枷送軍所。」⁴⁵的情景；在盛唐詩人筆下，有道出天寶戰爭實況的，如李白、劉灣、杜甫；有渾不知征蠻不易的高適、儲光羲，對於主導天寶戰爭的楊國忠，盛唐詩人不敢直指，然到了中唐，詩人不再有任何隱諱。

³⁹唐·李白，〈古風四十四〉，《全唐詩》卷161，頁1679。

⁴⁰唐·高適，〈李雲南征蠻詩〉并序：「天寶十一載，有詔伐西南夷，右相楊公兼節制之寄，乃奏前雲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。道路險艱，往復數萬里，蓋百王所未通也。十二載四月，至于長安。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，而李公效節，適忝斯人之舊，因賦是詩。」《全唐詩》卷212，頁2209。

⁴¹唐·高適，〈李雲南征蠻詩〉并序，《全唐詩》卷212，頁2209。按：宋·洪邁，《容齋隨筆》卷4，認為高適作此詩，「當時之人，所賦其事，不應虛言。」洪邁認為李宓歸唐，未嘗敗死於雲南。《四庫全書》，子部，雜家類，雜考之屬。然就《蠻書》〈雲南界內途程第一〉，言：「李宓伐蠻，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眾，今為萬人冢。」頁7。二十萬眾雖屬誇大，萬人冢則是事實，可知李宓兵敗，不可能獨自歸唐受玄宗的召見。

⁴²唐·儲光羲，〈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〉，《全唐詩》卷138，頁1399。

⁴³唐·劉灣，〈雲南曲〉，《全唐詩》卷196，頁2012。

⁴⁴唐·杜甫，〈兵車行〉，《全唐詩》卷216，頁2255。

⁴⁵《全唐詩》卷216：「錢謙益曰：『天寶十載，鮮于仲通討南詔蠻，士卒死者六萬。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，人莫肯應。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枷送軍所。此詩序南征之苦，設為役夫問答之詞。君不聞以下，言征戍之苦。海內騷騷，不獨南征一役為然也。』」頁2255。

白居易〈蠻子朝〉：「鮮于仲通六萬卒，征蠻一陣全軍沒。至今西洱河岸邊，箭孔刀痕滿枯骨。」⁴⁶此詩題爲「刺將驕而相備位也」，「將」指的是鮮于仲通，「相」自是指楊國忠；鮮于仲通被何光遠認爲「非才」⁴⁷；蘇東坡以天寶戰爭作爲「小人在位，下情不通。」的樣本⁴⁸，除了白居易〈蠻子朝〉，揭露天寶戰爭最真實的慘狀，是白居易的〈新豐折臂翁〉，白居易藉新豐老翁之口，道出其臂折之由：

……無何天寶大徵兵，戶有三丁點一丁。點得（一作里胥）驅將（一作向）何處去，五月萬里雲南行。聞（一作傳）道雲南有瀉水，椒花落時瘴煙起。大軍徒涉水如湯，未過（一作戰）十人二三死。村南村北哭聲哀（一作悲），兒別爺娘夫別妻。皆云前後征蠻者，千萬人行無一迴。⁴⁹

「戶有三丁點一丁」、「未戰十人二三死。」這是天寶戰爭的真實寫照；新豐老翁時年二十四，夜深人靜，拿起大石槌往臂上猛擊，結果是「張弓簸旗俱不堪，從茲始免征雲南。」自行折臂已逾六十年的老翁，一遇風雨陰寒就痛徹難眠，「痛不眠，終不悔。」白居易於詩末直言：「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，欲求恩幸立邊功，邊功未立生人怨。請問新豐折臂翁。」⁵⁰雲南於兩次天寶戰爭後留有萬人塚⁵¹，全都爲唐玄宗晚年寵信楊國忠，昏庸誤國，留下歷

⁴⁶唐·白居易，〈蠻子朝〉，《全唐詩》卷 426，頁 4697。

⁴⁷後蜀·何光遠，《鑑誠錄》卷 2：「唐鮮于仲通，將領博海等軍六萬衆，歿于鬼王之謀，遂致姚蜚生心，數侵黎嶺，良由非才也。」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子部，小說家類，雜事之屬。

⁴⁸宋·蘇軾，〈朝辭赴定州論事狀〉：「天寶之末，小人在位，下情不通。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，全軍陷沒於瀘南，明皇不知，馴致其事。至安祿山反，兵已過河，而明皇猶以爲忠。臣此無他，下情不通，耳目壅蔽，則其漸至於此也。」《東坡全集》卷 64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集部，別集類。按：東坡所據爲《舊唐書·楊國忠》的說法，然「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，全軍陷沒於瀘南。」二語有誤，二十萬乃《舊唐書·楊國忠》言鮮于仲通加李宓攻南詔的總數，實際上，應是鮮于仲通第一次伐南詔爲六萬，李宓第二次伐南詔帶八萬，此須辨明。

⁴⁹唐·白居易，〈新豐折臂翁〉，《全唐詩》卷 426，頁 4694。

⁵⁰唐·白居易，〈新豐折臂翁〉，《全唐詩》卷 426，頁 4694。

⁵¹唐·樊綽撰、向達校注、楊家駱主編，《蠻書校注》〈雲南界內途程第一〉，頁 7。

史的見證。⁵²

四、結論

言李、楊的愛情導致安史之亂，差點斷送唐朝江山，是鴛鴦蝴蝶派與「女禍說」的支持者，共同的論點；對一個曾經締造開元、天寶盛世的帝王，在天寶末年，不察楊貴妃之族兄楊國忠，「取樂於富貴」的種種驕態，以及讒言、濫權的諸般作為，且無視於楊國忠一手主導的，攻打南詔的天寶戰爭，使得朝士難耐，民怨沸騰，最重要的，消耗掉唐朝近二十萬的兵力，導致無力於第一時間平安史之亂，與其說愛情讓唐玄宗盲目，不如說姑息使他變得無能；經常向唐玄宗說安祿山要造反的楊國忠，在唐玄宗的姑息養奸下，發動天寶戰爭，直接送給安祿山造反的機會。

⁵²宋·司馬光，《資治通鑑》卷 217〈唐紀〉33：「上嘗謂高力士曰：『朕今老矣，朝事付之宰相，邊事付之諸將，夫復何憂！』力士對曰：『臣聞雲南數喪師，又邊將擁兵太甚，陛下將何以制之！臣恐一旦禍發，不可復救，何得謂無憂也！』上曰：『卿勿言，朕徐思之。』」頁 6927。